

听见自个儿心脏的跃跳声。就在一个没有月影星光照耀下的橡胶树下，那是我们砍树刈草，挖石填土筑成的羽毛球场，我们常在风灯下打羽毛球。我在前天接到村子里的私会党党魁吩咐，在明天的夜晚，帮忙他点上风灯，绑上羽球网，晚上会有许多马来朋友要来打羽毛球，吩咐我把一切准备妥当。过了半个钟头后，在漆黑的山径，出现了一大群人，一眼望去，清一色都是马来人，有的在玩羽球，有的站在一旁窃窃私语。不久，有一辆黑色的旧型“奥斯丁”停在小径的马路旁，一个年轻人，提着一个黑色袋子，从小径走来。一句话都没说，迅速地拉开拉链，把一支支黑色的物件，排置在木椅上。我双眼一瞧，原来那黑闪闪的物体，是七把短枪。其中一把短枪，枪的木柄已经剥落了一半。当时在风灯的照耀下，在场的党员，个个都把手枪握在手上，玩赏一番，这些枪械的子弹都已被取出来。经过那晚的会议后，这批异族朋友，毅然加入了XX私会党组织，形成了一股新势力。

在当时的社会，无论是敌对的两大私会党（二四与零八）阵营，我都与他们的领袖，保持着坚厚的友谊私情，只要我在生活上遭受到欺凌或需要帮助时，他们丝毫没有犹豫地为我出头，解决了许多问题，我并非是两党之间的党徒。也许我是位有情有义，从来就不会出卖任何一位朋友，因此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吧！至今我还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死也无法改变！

七把手枪的记忆，是永久铭刻在老

年的心窝上，怎能轻易地把它忘得一干二净？……

（二）惊心胆散的政治斗争

当六十年代初期，政治旋风，处于波谲云诡的互相残杀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的骇浪汹涌中，政治是当时最为敏感底问题。

1960年高中毕业后，由武吉知马培华学校校长吴适介绍到兀兰十一支石新民小学执教，当时主持校政的是林东彦校长。林校长是我一生当中最受我尊爱的人之一。尤其他对年轻一代的爱戴、呵护、慈爱……好比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。当六十年代初期，教师每一个月的薪酬十分的微薄。每个月仅是区区的一百八十坡币，生活并不容易度过。又加上我已组织了家庭，三房式的组屋贷款，必须以现金支付。当时的国家发展部，尚未实行以公积金付款的制度，所以除了组屋贷款、杂费、交通费与日常开销之外，所剩的也没有多少了。每逢过年过节时，林校长总是问我有钱过年吗？尤其是家父在1968年病逝时，特别叫我到办公室，除了给我慰藉之外，还问我有钱买棺木吗？他的这一句话，使我毕生都会记住他底关怀。时常忆起此事，眼眶泛满了泪水……

那时，每当放学后，我们几位同事都会到武吉知马十条石的琼崖联谊会搓卫生麻将。隔邻却是社阵总部，设置在联益汽车贷款公司的楼顶上，人们出出入入，热闹得像一条街似的。这里所发生的事，我可说一无所知，事不关我，